

Childhoo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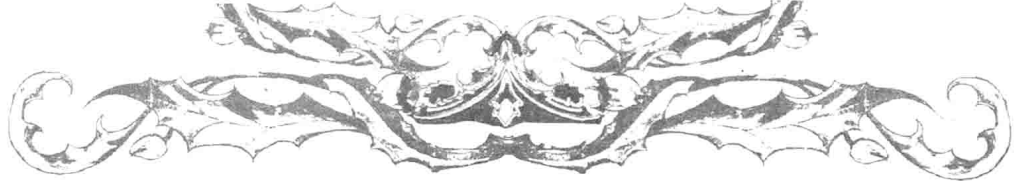
童年 *Childhood*

我的大学
My university

(俄) 高尔基

My universit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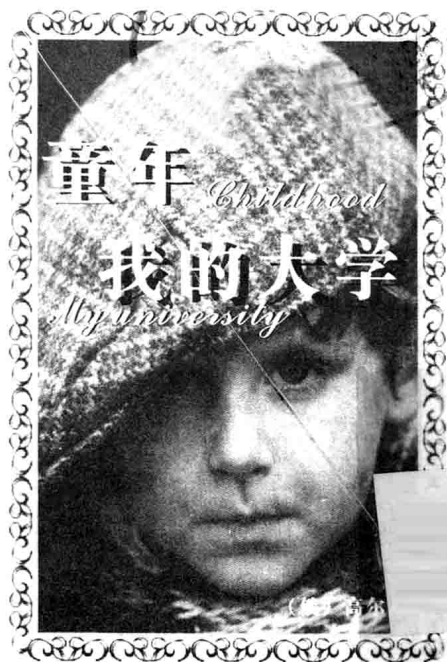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(俄) 高尔基

童年 我的大学

王宝根 译



世界文学名著收藏精品丛书（上）

主编：余进

责任编辑：姚家余

责任校对：姚家余

出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：130021 电话：5638652）

发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刷：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 32开

版次：2004年1月第1版

印次：2004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7 - 5387 - 1864 - 8/1·1758

定价 495.70元

目 录

童 年 (1)

我的大学 (207)

童 年

1

有一间黑暗潮湿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摊手摊脚地躺在地板上。

他穿着一身白色衣裳，光着脚，两只手的手指无力地弯着。他安祥的眼睛紧紧地闭住了，成了两个黑洞；龇着牙咧着嘴，似乎在吓唬我。

母亲跪在他身边，用那把我经常用来锯西瓜皮的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

母亲围着红色的围裙，自言自语着，泪水不停地从她肿大了的眼睛里流出来。

姥姥紧紧握着我的手，她也在哭，并且浑身颤抖，弄得我的手也抖了起来。

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，我不愿意，我心里害怕！

我从没见过这种场面，心里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。

我不明白姥姥反复对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，和爸爸告别吧，孩子，他还不到年纪，可是他要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我一向信服我姥姥说的每一句话。尽管现在她穿一身黑衣服，显得脑袋和眼睛都特别的大，挺奇怪，也怪好玩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父亲看护着我，但后来，我姥姥来了，她是来照顾我的。

“你是哪里的呀？”

我问道。

“尼日尼，坐船，不能走，水面上是没法走的，小鬼！”

她回答。

在水上不能走！坐船！啊，真是不可思议！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长着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；顺着楼梯，可以滑下去，如果摔倒了，就会头向下栽下去。

所有的这一切我都非常熟悉，但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我为什么是小鬼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她笑着说道。

从那一刻起，我就喜欢上这个和蔼的老人了，我希望她带着我立刻离开这儿。

因为我在这里实在太应抑了。

母亲的哭号让我心神不定，她从来也没有这么软弱过，她一向是坚强的。

母亲身材高在，骨头坚硬，手劲儿特大，她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。

但是现在却不同了，衣服歪斜凌乱，乱七八糟地；以前总是把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贴在头上，像个亮亮的大帽子，可现在凌乱的头发都垂在赤裸的肩上，她跪在那儿，有些头发碰到了爸爸的脸。

我在屋子里站了大半天了，但她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只是不停地为父亲梳着头，泪水不住地流。

门外头站着许多人，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，也有警察。

“好啦，快点收拾吧！”

警察不耐烦地吼道。

窗户用黑披肩遮着，刮了一阵风，披肩被吹了起来，抖抖有声。

这声音让我想起了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。我们玩着玩着，忽然天上一阵雷响，吓得我大叫。

父亲哈哈地大笑起来，用膝盖挡住我，大声说道：“别怕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忽然看见母亲正费力地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却没站稳，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散在了地板上。

她两眼紧闭，面孔铁青，也像父亲似地把嘴一咧：“滚出去，阿列克塞！关上门。”

姥姥飞快地跑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母亲在地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叫着，把牙咬得山响。

姥姥看着她在地上爬着，听着她快乐地说道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”

“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瓦留莎，要挺住！”

真是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来爬去，来回碰着他，但他一动也不动，好像还在笑！

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大半天，母亲有好几次站了起来但是都又倒下了；姥姥则像一个黑皮球，随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忽然，在黑暗中，我听见一个婴儿的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主，是个男孩！”

点上了蜡烛。

后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大概是我在角落里不知不觉的睡着了。

我记忆中可以连起来的其他的印象，是在坟场上荒凉的一角。

当时下着雨，我站在泥泞的小土丘上，看着他们将父亲的棺材放进墓坑里。

坑里都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，有两只已经跳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。

站在坟边的，有我，姥姥，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。

雨点不停地打在我们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

警察命令道。

姥姥又哭了起来，用一角头巾掩着鼻子。

乡下人马上弯下腰，往坑里填土。

土打在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盖上跳了下来，沿着坑壁往上爬，可是土块很快就又把它们埋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塞！”

姥姥拍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我的上帝！”

我不知道她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在那儿，坟填平了，她还站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刮起风来，雨才停了下来。

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发出啪叽啪叽的声音。

姥姥领着我，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为什么还不哭？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走出坟场的围墙的时候，她说。

“我没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，那就算了，其实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哭只是因为受了气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我如果一哭，父亲就会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会厉声地斥责我道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们乘着一辆小马车，行驶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阔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

“那两只青蛙还会出来吗？”

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你知道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

不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从来都没有这么经常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姥姥、母亲和我一同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裹着白布，外头缠着红色的带子，

悄悄地放在一张小桌子上。

我坐在包袱上，从很小的窗户往外看，泛着泡沫的浊水往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敲在窗户上。

我本能地跳起来。

“噢，不用怕！”

姥姥用她那双温暖的大手将我抱了起来，又把我放到了包袱上。

水面上雾茫茫的，远方偶尔露出黑色的土地来，立刻却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。

周围的所有东西都在颤动，只有母亲，把双手枕在脑后，靠船站着，一动也不动。

她脸色铁青，双唇紧闭，一声不吭。

她仿佛成了另外的人，连衣服都变了，我感觉她越来越陌生。

姥姥不住地对她说：“瓦莉娅，吃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不好？”

母亲好像没听见，还是一动不动。

姥姥跟我说话时总是轻声慢语的，但与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许多，可也非常小心，好像还有点胆怯似的。

她似乎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姥姥在感觉上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

母亲忽然恼怒地叫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真奇怪。

走进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手里拿着个木匣子。

姥姥接过木匣，将小弟弟的尸体装了进去。

她伸直了胳膊抱着木匣走向门口，可是她太胖了，需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小小的舱门。

她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瞧瞧你，妈妈！”

母亲叫了一声，抢过棺材，她们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船舱里，注视着那个穿黑衣服的人。

“哦，小弟弟死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个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多夫呢？”

“那是个城市名。你看，窗外面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里时而显现出移动着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片儿。

“姥姥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吗？”

“不埋在地下能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进去了两只青蛙的事。他把我抱起来，亲了亲。

“哦，小孩子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”

“用不着去可怜青蛙，可怜可怜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痛苦成什么样子了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着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因此并不害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把我放下，跑了出去边跑边说：“得快，得快！”

我不由得也跟着他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反着光。

朝上看，有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提包在来回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叫了起来：“这是谁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我是谁的孩子。”

人们摸着我、拍着我，弄得我有点不知所措。后来那个白发的水手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将我送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

“再乱跑我要打你了！”

我呆呆坐着。

船舱顶上的脚步声、人声慢慢安静下来，轮船也不响了，也停止了打颤。

舱里的窗户外头立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黑乎乎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压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就这么永远地被扔在了船上？

我去开门，打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无法开动。

我拿起装牛奶的瓶子，狠狠往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非常沮丧，趴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最后，我含着泪水睡着了。

轮船的噗噗的颤动将我惊醒，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是小太阳。

姥姥坐在我身旁，皱着眉头梳着头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。

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密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牵拉到地上。

她用一只手将头发从地上抓起来，用另一只手将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费力地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

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气愤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小，而且十分可笑。她今天很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会这么长时，她的语气还像昨天一样的温柔：“这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不停的梳这该死的头发！”

“年青时，这是我可供炫耀的资本，可现在我想诅咒它了！”

“睡吧，我的宝贝，时间还早着呢，太阳才刚出来！”

“我睡不着了！”

“好，睡不着就别睡了，”她立刻就同意了，一边编着辫子，一边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睡着的母亲，母亲躺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像块木头似的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为什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悄悄告诉我！”

她说话的语气温和甜蜜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也听清了每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于言喻的快乐，她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然显得很年青。

最煞风景的大概就是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、红鼻头了。

她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带了出来，带进了光明，还为我周围的东西披上了美丽的光环！

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最了解我的人，我与她最相知！

她无私的爱引导着我，使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40年前的这段日子，轮船这样缓慢地前进着。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达尼日尼，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初那美好的日子。

天气转晴，我和姥姥一整天在甲板上坐着。

伏尔加河静静的流淌着，秋高气爽，天空清澈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

桔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慢慢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

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灰色的，好像只土鳖。

船移景走，两岸的景色时刻都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飘在水面上的那些金黄的树叶。

“啊，这儿好美啊！”

姥姥容光焕发，在甲板上踱来踱去，兴奋地睁大了眼睛。

她偶尔停住，站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双手交叉放在前胸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

我拉了拉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她一惊。

“你为什么哭呢？”

“亲爱的宝贝，我哭是因为我太高兴了！”

“我老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活了60个年头了！”

她闻闻鼻烟，开始对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还有圣人贤士。

她的声音娓娓小，脸紧紧贴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让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动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都会说：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就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爷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一下子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唤：“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啦，小老鼠！””

讲着，姥姥抬起一只脚，摆动着，装着非常痛苦，仿佛她就是那个被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爷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他们都是些留着胡子的男人。

他们夸奖姥姥讲得好，都恳求：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还邀请说：

“走，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姥姥喝伏特加，给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

不过，这一切都是背着人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就会毫不犹豫地抢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。

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

喝得醉熏熏的，人人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上甲板上来，她一直躲着我们。

母亲身材高大而挺拔，面孔铁青，辫子粗又长，盘在头顶上，像王冠似的。

她一直沉默，似乎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一双和姥姥一模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在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打量着人世。

她曾经讽刺地说：

“妈妈，别人可都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意，只管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

我的记忆中还清楚地记得，姥姥一看见尼日尼，就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的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你瞧瞧，啊，多美呀！”

“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哪，就像神仙住的地方！”

“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天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地快流出泪来，劝说着我母亲：

“瓦留莎，你快来看看啊？”

“你没把这地方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快乐的！”

母亲十分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停泊在了河中央。

河上停满了船只，上百根桅杆伸向天空。

一只挤满了人的驳船靠上了轮船，人们以驳船上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上。

有一个矮胖的老头儿走在最前头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是勾着的，眼睛是绿色的。

“爸爸！”

母亲深沉而宠亮地大叫一声，扑向了他的怀里。

他抱住母亲，亲吻着她的脸，声音很尖地叫着：

“噢，傻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“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于此同时，姥姥则好像是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间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将我推到大家面前：

“噢，快快，这是米哈洛舅舅，这是雅可夫舅舅，这个是娜塔莉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”

“咱们全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多？”

姥爷问姥姥道：

“身子骨怎么样，我的老妈妈？”

“他们互相吻了三下。

姥爷将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：

“你是什么人啊？”

“我打阿斯特拉罕上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是什么呀！”姥爷问我母亲，没等我回答，就一下推开了我：

“啊，瞧瞧，颧骨和他父亲长的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顺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长满了野草。

姥爷同我母亲走在整个队伍的最前面。他的个儿头很小，刚好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得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着似的，俯着看她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，他像姥爷一样干瘦干瘦的；雅可夫舅舅的头发则是浅色的，打着细小的卷儿。

还有几个很胖的女人，穿得十分艳丽；6个孩子走在最后面，默不作声。

跟我在一起走的是姥姥和小个子舅妈娜塔莉娅。

舅妈脸色苍白，绿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非常吃力，时而